

懂得蝉心的人

古柏情

周步

在中国千年古柏排名中,密云有一棵名列其中。从密云城区去往古柏公园,60公里路上,一路青山含翠,绿野铺幽。山路蜿蜒曲折,满目皆是勃勃生机。田间沟壑,旷野村落,处处绿意葳蕤。车行两小时,抵达新城子镇——闻名遐迩的千年古柏,就在数百米开外。

这棵古柏有“九搂十八杈”之称——十八根巨枝,九人方可围抱。那些枝干犹如龙蛇利爪,向天空奋力伸展,形成一顶巨大的华盖。树皮苍老,裂成深深的纵纹,仿佛一段老去并凝固了的岁月。3500年,世界发生了多少沧海桑田的变化,但这棵古柏,从来都是惯看秋月春风的姿态,年年落叶归根,岁岁新枝吐翠。

传说商王武丁在位之时,国力强盛,曾多次率军北伐。有一年,武丁亲率大军北上,他的王后妇好也被甲随行。妇好是公认的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安阳殷墟遗址有她的塑像。那场北伐大获全胜。班师回朝途中,大军行至燕山脚下,安达水河畔,武丁勒住缰绳,远望山川形胜,心中豪情顿生。或许是感念此地山川灵秀,或许是祈愿战事不再,二人决计在这里种下一棵柏树,作为纪念。

这显然是后人附会于那位传奇女子的一个故事。无论传说是真是假,千百年来,当地百姓对古柏的敬仰却是实实在在的。关于这棵古柏,当地还有一个故事,说早年间谁家生了孩子,为祈求平安,便有拜古柏为干亲的习俗。于是,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的生命,都与这棵古柏有了千丝万缕的情感。

古柏粗壮的枝干,有的直指天空,苍劲而倔强;有的横逸斜出,肆意而张扬。3500年的悠悠岁月里,这棵古柏见证过燕国于此立国的风云,领略过魏武扬鞭的豪迈,也历经安史之乱的灼痛,还有契丹人的铁骑、女真人的营帐、蒙古人的弯弓……

古柏往北的山坡上,建了一座雾灵山抗战纪念碑。朝南的空地里,是一个可办活动的小型广场,草坪如毯,绿意正浓。古柏雄健的身姿,仿佛周边众多植物有力的支撑。

世间万物,皆有寿数。一棵树活了3500年,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存在。它为什么活了这么久呢?站在这棵古柏面前,我忽然有一种感觉,也许真的是使命使然,历经风雨,它依然顽强地活着。

沉默的答案

江河

小时候总觉得不爱说话是个短处。众人围坐闲谈,唯独你缄口不言,像硬生生空出一块缺口,显得格格不入。年岁渐长才慢慢发觉,沉默不是缺陷,更像一间空屋子,不堆砌喧嚣,反倒装得下风声,还有旁人来不及察觉的细碎动静。

过去老街有位补碗的老师傅,一张矮板凳,几样磨得发亮的工具。摊边永远热闹,人声此起彼伏,唯独他始终安安静静。双手稳稳对接碎瓷片,拿细小铜钉一点点铆牢,眼里只有手里的瓷。旁人的热闹、争执,都与他无关。全程一言不发,收过工钱,又低头摆弄下一只破碗。他的沉默,是把所有口舌的力气都省给了这手艺。

人越是急于开口,耳朵就越容易关上。忙着接话、辩解、抢占话头,生怕冷场、生怕落了下风,哪有余力静下来倾听。从前听长辈说,旧时挑稻谷的农人一路负重赶路,没力气多言。如今想来,更是把口舌力气省下来,去听稻谷簌簌落地、听扁担压肩的沉闷、听自己呼吸的起落。这些藏在劳作里的动静,终日聒噪的人一辈子都听不见。

老街还有一间开了三十年的旧书店,没有招牌,不揽客,藏在巷子深处。老板常年坐在柜台后泡茶,从不客套寒暄。来客自顾翻书,来去自由。那份寡言,让小小的旧书店始终留着一份不被打扰的沉静。

自古通透之人大多不喜喧哗。清代汪士慎,一生淡泊静默,不张扬来路,不言说苦楚,半生心力尽数付与笔下的梅花。世人皆知他平生清苦,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与通透,全都化作笔墨风骨,安放在枝头的花间。

前几日重走老街,撞见一位花白头发的妇人坐在路边修伞。几把旧伞摊在脚边,她捏着细铁丝低头细细缠绕,动作缓慢又专注。旁人劝她:“不吃喝几声,谁知道你在这里修伞?”她头也未抬,只轻声回:“知道的,自然会停。”

忽然就懂了所有沉默的人。他们不是孤僻,不是迟钝,只是早已褪去了喧嚣的执念。不必争抢,不必张扬,安稳做事,静心度日,时间自会给出答案。

成人之美

杨鸿飞

《论语》里有一句话:“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道理不难理解,真正做到的人却不多。

人总是更容易看见自己的得失与委屈。能看见别人的长处,已然不易;看见之后,还能真心替对方高兴,不生嫉妒之心,更难。若能再伸手扶一把,便不只是一种善意,更是一份难得的胸襟。

“君子成人之美”,后面紧跟着“不成人之恶”,这一句尤其关键。成全不是无原则的讨好,善意不是不分是非的附和。别人做的是正当,许多看似独自完成的抵达,背后都曾有人帮过忙。有人领过路,有人鼓过劲,也有人在不声不响中,替你扛过大事难事。所谓的顺遂,里面多少都会藏着别人的成全。不能因为交情好就跟着同流合污。能帮人把好事做成,是修养;能在别人走偏时及时提醒,更是呵护。

人生之路,常有需要成全别人的时刻。同事得到一个不错的机会,不必去和他争那一点风头;朋友走到关键一步顺手扶上一把,也许就能让他少走一段弯路。这些事情并不大,却常常会留在别人心里,成为勇往直前的力量。

年轻时,我们总以为成功全靠靠自己一路的努力闯出来。年岁渐长才明白,许多看似独自完成的抵达,背后都曾有人帮过忙。有人领过路,有人鼓过劲,也有人在不声不响中,替你扛过大事难事。所谓的顺遂,里面多少都会藏着别人的成全。

乐见成人之美,不仅是发现别人的优点,更是看见自己的内心是否宽厚。一个人若总是担心别人比自己过得得好,路只会越走越窄;若能由衷地欣赏别人、成全别人,自己的天地反而会更为开阔。

这大概也是《论语》至今仍然受人捧读的缘故。它讲的不是遥不可及的大道理,而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人情事理。读懂了“成人之美”,也就懂得了:与人相处时,多一点成全,少一点掣肘;看待别人时,多一点欣赏,少一点计较。心里有光,能照亮别人,自然也会照亮自己。



邱玲娜

台风过境后,天空洗得透亮。一早推开门,热气扑面而来,入伏后的暑气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沉甸甸地压下来,把人裹得严严实实。周遭静下来,窗外的蝉鸣忽然变得格外清晰。

办公楼后面,几棵高大的落羽杉枝叶密匝,笼着半片天空。那里此刻成了蝉的舞台。先是一两只领唱,拖长了调子试探两声,停顿片刻,忽然千百只一齐开口,声浪如潮,竟盖过了空调外机的嗡嗡。我靠着椅背听了一会儿,心里那些杂乱的念头,被这热辣辣的声浪一层一层抚平了。台风走了,伏天来了,日子又回到了它该有的样子。

乡音

鲁北

长大以后,我四处漂泊
一个人,在异地
说着一些蹩脚的普通话

只有回到家乡,那些久违的乡音
鱼贯而入,从我的嘴里
像锅里翻炒的那些糖豆
噼里啪啦地蹦出来

烈日下的守望

——记南京站综合车间巡守员

冯加

暑运的太阳是一枚滚烫的印章
盖在南京站的远方
也印在巡守员黝黑的脸庞
蝉鸣嘶哑
撕裂着盛夏空气中的宁静与漫长
汗水滑落
摔碎在地面蒸腾成热浪

他们沿着南京南站防护栅栏
或是紫金山站的围墙
步步丈量
巡视每一处细小的创伤
目光如炬
捕捉每一丝细微的异样

烈日下的守望
如同灯塔屹立在汪洋
让旅途的人们
安心驶向各自的远方

晨昏交替
他们的脚步从未停止奔忙
汗渍在脊背上绘成地图默默流淌
没有掌声
只有铁轨延伸向无尽的远疆
他们用执着
写就夏日最厚重的诗行
当夕阳把影子拉长
炙烤的大地
见证着这份朴素的信仰

张俊

新疆,昆仑山。海拔5000米的雪线之上,空气稀薄得让人喘息都觉费力。和田玉便藏匿于这人迹罕至的峰峦之间。山洪暴发时,部分玉石随洪流涌入下游的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在千万年的时光里经河水反复涤荡,洗尽杂质,只留下最精粹的部分——这便是国人珍爱的和田玉籽料。8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在昆仑山下的河床里拾起第一枚温润的和田玉时,定是被它深深迷住了。它不似普通石头那般粗糙冰凉,而是细腻、温润,握在掌中仿佛有一种静默的生命力。古人给它取名“玉”,孔子说它“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一块石头被赋予了人格与德行,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殷墟妇好墓出土了700余件玉器,其玉料大多来自新疆和田。这些美玉穿越万里戈壁,从昆仑山辗转至中原。那条比丝绸之路还早3000年的“玉石之路”,每一寸都浸透着先民的血汗与信仰。如今去玉石市场,满目皆是“和田玉”,但真正的新疆和田玉料已极为罕见。青海料、俄料、韩料均被纳入“和田玉”的国标范畴——这是国家标准按透闪石成分统一命名的结果。不是说这些玉不好,而是它们确有细微差别:青海料水头足,略显“稚嫩”;俄料白得发干,少了几分“油润”的劲道。真正的新疆和田羊脂玉籽料,在河床中翻滚了千万年,表面形成一层“汗毛孔”般的细密纹理,肉质油润,握在手里如羊尾油般顺滑,让人舍不得放下。

如果说和田玉是温文尔雅的君子,那翡翠便是浓墨重彩的佳人。翡翠进入中国不过五六百年,却后来居上,成了另一种“玉中之王”。相传13世纪,缅甸雾露河畔的土著发现了这种绿色石头,但真正将它推向世界的,是中国人。明末清初,云南的马帮沿着茶马古道,将

样子。

从事宣传工作,外拍是常有的事。这样闷热的天气,扛着机器在太阳底下跑,说不怵是假的。上楼时碰见生产区的支部书记来拿文件,脖颈晒得通红,汗衫贴在背上,湿了大半,来去匆匆,连寒暄都顾不上。眼下正值夏管,虽然不再像夏收夏种时那样需要全员支农,农业一线的人却没有闲下来的。综合管理部的同志们也一早就开展环境整治。这么热的天,没有谁停下脚步。看着他们汗流浹背的样子,想到自己怕天热出门晒黑,顿时觉得脸红。怕晒黑不过是露在外面的那一点,底下藏着的,是这几年不知不觉长出来的惰性,是心里那个“可以歇一歇了”的声音,被这些汗淋淋的身影一照,才发现它已经盘踞了太久。

蝉是不懂得“守成”的。它从泥土里钻出来,攀上树干,褪去旧壳,然后就开始唱,没有犹豫,没有保留。蛰伏在地下多年,漫长的黑暗里,它只是一粒沉默的种子,隔着厚厚的泥



一苇新绿

7月18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半城镇穆墩岛村,村民在洪泽湖退圩还湖区域开展芦苇插栽作业。通过栽植芦苇等挺水植物涵养水质、改善水体,昔日的围网养殖区正逐步恢复“水清岸绿”的生态美景。

本报通讯员 周社根 摄

我与百花社的朋友们

张永生

一个晴朗的周末,我在津门逛花市,归途的一条微信让我“泪目”。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小说室原主任、已故诗人颜廷奎先生夫人淑清大嫂发给我的:“春天无意中又翻看你看春天的《春暖玉桃园》,这是老颜保存在文档里的你的文章啊……”一晃颜廷奎老师离开我们两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一经触碰,便浮现眼前。百花社的那些编辑朋友们,与我有着太多的交往和故事。

我加入天津作协、中国作协,都得到了颜

廷奎老师的殷切关怀和鼓励。我的诗集和散文集的序言,也都有他的热情评介和溢美文字。

和我共有69届初中生经历的百花社副总编董令生,那时与我同在位于海河岸畔张自忠路189号的出版大楼编刊。每次小聚和偶遇,总能得到董令生老师惠赠的名家新作。我和老诗人冯景元受相关部门委托编辑的《颂红旗》诗集,实际责任编辑是董令生老师和天津市作协的几位老师。他们编辑这本书的默默付出,我至今心存感激。

百花社副总编谢大光是当代著名散文

家,他刊发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的散文《鼎湖山听泉》入选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同时他还有多篇散文入选全国不同版本的中学教材。谢大光老师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纪游原生态》,评析我的新书《拎起行囊看世界》,为小书增色不少。他许多浙江文学界的好友,也是我多年的故交。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好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仗着楼上楼下的近邻关系,我收到和阅读了许多百花社出版的名家新作,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各种新文学思想流派或风格的滋养,受益多多。

除了前面提及的老师,百花社的老编审李子干、《小说月报》副主编兆林、室主任高为、发行总监刘书祺等老友,在岁月的长河中,大浪淘沙,也都成了割舍不下的知音。

文学就是讲故事,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就是将作家笔下的故事经过修剪删叶、松土施肥后编辑出版,为生活输送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祝愿百花社的朋友们,文心长盛,笔力长青。

浑圆光滑,表皮覆着一层天然的包浆。阳光照过,有些石头会发出宝石般的光芒,当地人叫它“宝石光”。

此前几千年,它一直静静躺在戈壁上,偶有牧民捡回去当个打火石。没有人重视它,因为太多了——整片戈壁滩上到处都是。直到有一天,广东、福建的商人来了。他们发现这种石头的质地竟不输黄龙玉,有些极品甚至可媲美翡翠。于是,疯狂的捡石潮开始了。当地牧民变成“石农”,每天用拖拉机将捡来的金丝玉一麻袋一麻袋运回家。

内地玉石爱好者闻讯而至,一辆辆越野车开进戈壁。人们弯着腰在烈日下暴走,一背包一背包地往回背石头。乌尔禾镇上的旅馆住满了人,饭馆里谈论的全是“今天捡到一块好料”。不久,乌尔禾便成了金丝玉集散地,形成了集雕刻、销售于一体的商业街。

随着金丝玉的风靡,其文化内涵也被逐渐发掘。有研究者认为,金丝玉便是神话传说中女娲补天所用的五彩石。从外观上看,金丝玉红、橙、黄、白、粉,色彩惊艳,尤其是红色的“宝石光”,成为玉石玩家争相收藏的宝贝。

中国人为什么爱玉?

因为玉的温润,如君子的仁厚;玉的坚硬,如君子的气节;玉的细腻,如君子的涵养;玉的纯净,如君子的坦荡。我们的祖先把对美好人格的所有想象,都寄托在美玉上,一代一代传下来,告诉子孙:做人也应当如玉。